

《花样新世界》《一路成年》等关注老年生活的节目走红,引发业界关注

“夕阳叙事”是一堂不应缺席的荧屏生命教育课

■本报记者 张祯希

最近,两档聚焦老年生活的国产综艺节目看点频出,也引发业内对这一题材的关注与探讨:《花样新世界》让老年人“触电”年轻人喜爱的短视频,新老文化的碰撞与对话形成趣味看点;被戏称为“成年版《爸爸去哪儿》”的《一路成年》,让子女带着步入老年的父亲远行,代际差异与血浓于水的复杂况味格外真挚。

“我觉得自己老,但实际上也知道自己是老人了,内心很复杂”“人越老,越不想被抛弃”……在《花样新世界》中,60岁倪萍的岁月独白,真实、质朴,更显得珍贵——类似真实而又细腻的“夕阳叙事”,似乎缺席荧屏已久。

在业内人士看来,影视剧着重展现更受市场认同的青春活力固然没错,但作为生命中重要一环的中老年时期不应缺席。“老年题材并非没有市场,创作者要排除先入为主的陈见与急功近利的心态,带着真情实感深入探索老年人的生活与心理,会发现这一领域有许多值得挖掘的光荣与感动。”在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周晔看来,直面衰老背后的坦然与挣扎、牺牲与获得,也能帮助年轻人敢于正视年华流逝——“夕阳叙事”本是一堂不应缺席的生命教育课。

“慈父”成“瓷父”,打破年轻观众对老年人的误解

在《花样新世界》与《一路成年》中,老年人的形象多多少少有些颠覆。与传统意义上坐稳主位、掌控决定权的“大家长”不同,节目中的老人们露出“稚气”“无助”的一面,也会在学习与生活的顿悟中成长,他们同样渴望着与生命中各种新鲜体验拥抱对话。

随着《一路成年》的热播,57岁的演员徐锦江,因颠覆了观众对传统老父亲的定义,登上热搜。节目中的他“有点作”:因为儿子没给自己准备早餐便出门,徐锦江的内心很失落,连打好几通电话询问儿子行踪;一个人在家用电脑,订外卖也都要儿子“远程操作”搞定。这样的表现让网友一边感叹“父亲倒更像个长不大的孩子”,一边又忍不住联想到自己家中玩转网络设备的“老父老母”。

徐锦江的故事真实再现了为人父母也需不断成长的心路历程,以及老年父母与孩子家庭“地位”互换后的心理落差。《花样新世界》则呈现出当下中老年人面对科技壁垒的些许无奈与无助,以及内心对新事物的好奇与渴望。

最新统计数据信息显示,截至2018年12月,中国网民规模达8.29亿。其中10岁到39岁的年轻人占比67.8%,60岁以上的网



▲《一路成年》中徐锦江的故事,真实再现了为人父母也需不断成长的心路历程,以及老年父母与孩子家庭“地位”互换后的心理落差。

▼韩国影片《诗》从66岁女性的学诗写诗之旅展开,在诗意的个人体验中探讨文学艺术的本质。(资料图片)

民仅占比6.6%。也就是说,每十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中,仅有两人使用互联网。

街头采访里,不少老年人表示,新技术能便利生活,很想学,但面对自己的反复询问,子女往往显得不耐烦。节目中,青年人带父母“触网”,并成为“网红”的小案例,则为代际交流提供了有益范本。短视频达人杨三金如今拥有80万粉丝,他的短视频总与老爸有关。一开始,对潮流事物不了解的杨爸对短视频有些排斥。孰料,儿子“先斩后奏”,过年时趁父亲睡着打呼,在一旁用口技配音,结果视频大火。后来,短视频成了父子两人共同的兴趣爱好,在合作过程中,父子关系也越来越好。杨三金说:“慈父”成了“瓷父”。新技术是壁垒,又何尝不是构建代际交流的机遇?

避免简单符号化,创作者需沉下心来挖掘被忽视的美

两部作品的热播,以及节目里中老年

“网红”的频出,引发一重思考:为何“老年题材”佳作近年并不多见?在学者看来,这主要与题材的商业局限性与创作难度有关。

如今影视剧的审美与播出都在向网络偏移,青年人是绝对的消费主力,而老年人的生活很难让年轻人产生共鸣。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副院长陈少峰分析认为,人在衰老过程中所面对的心理落差与生活问题,往往是具体且微妙的,需要创作者与相关人群的长期接触和细致揣摩,不符合市场期待的老年题材更不易得到持久的研究与关注。

的确,在近年来的影视剧市场中,中老年形象多以功能性配角登场。拿中老年女性为例,为子女添乱的“婆婆妈妈”成了绝对主流,角色的内心空间则被压缩,甚至不复存在。即便是《我的前半生》中让观众津津乐道的“上海丈母娘”形象代表“薛甄珠”,让观众啧啧称道的也多是夸张戏谑的人物外在形象,符号化、脸谱化的角色,难见其内心的立体丰盈。

记者手记

展现老年生活的“夕阳叙事”,完全拥有足以撬动市场的丰富性与细腻感。老年人由岁月历练而来的智慧、隐藏的光芒,乃至老人老心不老的纠结、对过往岁月的不甘悔恨,都值得深度挖掘,细细品味。

国内外这类题材的成功案例也不少。意大利影片《爱在记忆消逝前》用浪漫氛围打开疾病与衰老,一对患重病的老夫妻开着老旧房车一路旅行,在回顾过往人生的过程中与命运达成和解。韩国影片《诗》从66岁女性的学诗写诗之旅展开,在诗意的个人体验中探讨文学艺术的本质。最近上映的国产文艺片《送我上青云》中,女主角的母亲也收获不小认同——这位老母亲一度在家庭生活中迷失自我,面对丈夫的背叛、女儿的叛逆,年过半百的她必须开启超越自我的自我探索之旅。

由此可见,“老年题材”并不是商业的禁区、网络审美的雷区,这一领域的创新与拓展,大有可为。毕竟,如何坦然面对岁月匆匆,充满活力有尊严地老去,是人生的必修课。

“儿童剧场”让经典文本在当代生活语境释放鲜活生命力

■本报记者 柳青

由一群4-11岁的孩子主演的《钟馗》,结束在阿维尼翁和爱丁堡的巡演后回到上海,完成在国内的首次亮相。《钟馗》制作团队的上部作品是在去年乌镇戏剧节嘉年华单元荣获“最受欢迎剧目奖”的《山海经》,那同样是一部孩子们的戏。制作人王楠回顾《山海经》和《钟馗》的创作历程,谈及未来将展开的《镜花缘》和《红孩儿》,她更愿意用“儿童剧”来形容这些作品,更倾向把它们定义为“儿童剧场”,一字之差,突出的是儿童在戏剧教育和剧场实践中的主动性主体感。

无论《山海经》《钟馗》,或是正在制作中的《镜花缘》和《红孩儿》,抑或青年导演王楠带领北师大二附中一群高中生创作的更激进、更有实验感的《茶馆2.0》,这些作品颠覆了司空见惯的“名著改编”。戏剧和戏剧教育延伸到孩子的生活中,未成年人们不再被动接受成年人给予的“解读”,也不是导演意志的容器,他们开始自发自主地思考:“戏剧以及经典,和我的生活有着什么样的交互关系?”当他们自发、自觉的思考呈现在舞台上,成年观众看到的不再是幼稚的“学生作品”,而是经典文本在当代生活的语境里依然鲜活的生命力。

《钟馗》和《山海经》都不让小学生用课本剧的方式“搬演”原文本。这两部作品,都是让孩子用他们的经验去理解钟馗的形象和《山海经》的世界,在45分钟的戏剧时间里,孩子们表达他们对现实世界的观察,以及他们用想象力让典故和现实相遇。

排演《钟馗》时,孩子们首先了解了钟馗的故事,他如何因为貌丑而遭遇歧视,他



《山海经》剧照。

愤然自杀后又因性情耿直,成为主持公义的鬼王。他们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看了裴艳玲主演的梆子经典《钟馗》。这些都是创作的“功课”,成年编剧和导演对孩子的要求,并不是要求他们“拷贝不走样”地模仿出“迷你版”,而是鼓励他们说出对人物及其遭遇的“理解”。之后,孩子们把“文艺的感悟”迁移到他们的现实生活中,分享他们在校园里目睹或遭遇的歧视和欺凌,用儿

童的经验和视角讨论暴力、正义、自我保护和救赎……这种并不轻松的主题,而把这些思考用戏剧的情境呈现。《钟馗》的剧本,是孩子们在成年编导带领下,以工作坊的方式集体创作的。

这其实是延续了《山海经》的创作路径。《山海经》的情境设置为一场校园读书分享会,一个男孩在阅读《山海经》的过程中注入了自己的想象力,他在志怪传奇的基础上架

空出一个奇幻的世界,然而当他和同学分享时,却被嘲笑是胡编乱造。这个委屈的孩子在梦中与想象的世界相遇,自我和解。

《山海经》和《钟馗》的创作,是鼓励孩子在理解典故以后,大胆展开故事新编。《山海经》所表达的“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钟馗》反思的“暴力不能终止暴力,精神不能实现正义”,这些破题思路既有强烈的当代色彩,又和原文本的美学精神是呼应的。

《山海经》和《钟馗》的演出中,孩子用幼稚的身体语言来扮演成人所熟悉的古典角色时,在天真奇异的间离感中,成年观众能感受到遥远的经典在这代人的身上找到了在场感。这种观感,几年前在北师大二附中的教室里也曾出现过。王楠带领北师大二附中的高一学生排演的《茶馆2.0》是一个更为实验的作品。那群高中生没有对于任何“人艺表演艺术家”的模仿,在课桌拼起来的“舞台”上,穿着高中校服的孩子念着老舍原作的文本,历史和现实在这间中学教室里叠影,上课、社团活动和毕业季无缝嵌套进原作的三幕结构,那些被凝固在老舍笔下的生命,一个个地回来了。王楠和这群高中生用后现代、后剧场的解构方式,在全新的语境中,重新建构了老舍的文本,他们在打破“现实主义”演绎的同时,充满勇气地正面强攻了现实,通过《茶馆2.0》,中学生的日常真实和一部近当代文学经典所展现的中国社会的真实交织在了一起。

在这些作品中,校园戏剧和戏剧教育都不是工具理性或实用主义的“让学生上台”,而是成年戏剧工作者充当向导,让孩子们主动地“使用”经典。当这些中学生、小学生打破边框地使用经典时,他们也让成年观众看到,经典总是在被打破以后,得到更好的延续。



颜文樑画作《凝香似玉》。(展方供图)

■本报记者 李婷

一年一度的上海艺术博览会如约而至。记者昨天获悉,今年博览会的开幕时间比往年提早了两个月,将于9月13日至15日举办,并且首次实现双馆展出。参展的110家艺术机构中,海外机构占比达70%,为上海艺博会历史之最。

错峰举办,丰富沪上9月艺术活动

作为上海历史最悠久的艺术博览会,自1997年创办以来,上海艺博会担当了艺术市场启蒙者的角色,参与并见证了中国艺术市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历程。“9月相对是艺术展览的淡季,希望通过展览档期的调整,丰富上海9月艺术活动。错开艺术展览扎堆的11月,可以让更多艺术爱好者有时间,有机会走进上海艺术博览会。”主办方相关负责人介绍了调整举办时间的初衷。

两个场馆的设置将以更清晰的展览定位、更精细的展览分类,为受众提供更多样化选择。比如,在上海世贸商城展示当代艺术精品,定位有着一定艺术品收藏经验的藏家群体。而在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展出水墨、油画、陶瓷等传统艺术以及文创产品,则有效降低收藏门槛。

据悉,上海跨国采购会展中心地处长风生态商务区中心,与上海世贸商城所在的虹桥开发区隔河相望。两个展馆之间相距仅1.3公里,上海艺博会举办期间将每天安排专车高密度往返,为观众提供无缝衔接的观展便捷。依托虹桥枢纽,上海艺博会将更广泛地辐射亚洲各国,长三角地区观众、藏家也可实现当日往返。

事实上,近年来,亚洲各国艺术阵容在上海艺术博览会上表现颇为亮眼。今年,日本青年艺术家作品将再度集结来沪,通过与中国青年艺术家作品对展式展出,为两国的艺术创作带来更多启示。深受藏家青睐的韩国艺术主题馆除了架上绘画,将呈现更多雕塑及装置艺术作品。

今年,上海艺博会海外机构参展占比创新高,届时,达米恩·赫斯特、杰夫·昆斯、达利·毕加索、赵无极、吴冠中、村上隆、荒木经惟等世界知名当代艺术家作品将悉数与观众见面。

转型:从引进世界优秀艺术到双向交流

本届艺博会的特展艺术板块同样颇具看点。其中,“意象·海——鸿美术馆馆藏展”,汇聚了中国百年来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油画精品。这些作品出自刘海粟、关良、颜文樑、周碧初、朱德群等25位杰出艺术家之手,向人们呈现中国意象油画美学。

从创办之初大力引进世界优秀艺术品到中国内地,到现在致力于中外优秀文化艺术的双向输送和对等交流,上海艺博会正在向国际人文交流平台顺利转型。以今年即将推出的“艺术之旅——中俄油画艺术特展”为例,这个集结陈钧德、陈逸飞、夏葆元、魏景山等当代上海最负盛名和实力的14位油画艺术家24件作品的展览在结束了上海艺博会的展出之后,将作为中俄建交70周年系列活动之一赴俄罗斯国家博物馆展出。

“儿童眼中的世界——上合国家儿童画展”汇集来自上合组织8个成员国5至18岁青少年儿童164幅绘画作品,今年曾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和中国北京相继举办,受到广泛好评。该展览通过画笔,表达各国儿童珍惜和平、互相关爱、共创未来的美好心愿。

相关链接

上海艺博会带你走进“唐顿客厅”

提升市民审美水平,是上海艺博会23年来始终不变的初心。为了让更多人感受艺术的芬芳,今年上海艺博会在两个展馆都开设了艺术美学专区,通过各类艺术衍生品、文创产品等,让艺术创意在这里发声,美化市民生活。

有趣的是,Classic 筒经典西画沙龙将为上海艺博会带来“美好年代”主题展,用电视剧《唐顿庄园》时期贵族家庭里的油画、家具等,重现欧洲19世纪的“唐顿客厅”。

海外视点

巴西国家博物馆公布重开计划

■本报记者 王筱丽

距离牵动全球人心的大火已经过去一周年,巴西国家博物馆近日宣布计划将于2020年即巴西独立200周年之际重开博物馆的部分展馆。据负责人丹妮丝·皮雷透露,博物馆截至目前共筹集到约1640万美元用于修缮,已花费270万美元。除了修复藏品外,博物馆大楼的外墙和屋顶也将开始重建。

位于里约热内卢的巴西国家博物馆是巴西最古老的博物馆,亦是巴西最重要的科学机构,馆藏约2000万件不同时期的历史资料及文物,被称作“美洲记忆的守护者”。2018年9月2日,因空调系统短路,博物馆发生严重火灾。最初的报道为90%的文物被烧毁,不过最终公布的数据还是给人们带去了一丝慰藉,经过全力抢救,比例降低到了50%,共救出1500-2000种文物。但500万种昆虫标本以及巴西本土文物的不复存在被业内专家称为“新的种族灭绝”。

今年2月,博物馆在巴西银行文化中心举行了灾后首次展览,180件展品中103件为火灾幸存文物。

幸免于难的镇馆之宝——美洲最古老的人类化石“卢西亚”80%的碎片以及“本德戈”陨石被认为是未来巴西国家博物馆重新启幕的重要砝码。距今近1.2万年历史的“卢西亚”被称作巴西国博最重要的瑰宝,其主人为一名女性,出土时保存完好,牙齿、颌面都较完整。事故发生后,不少人都认为化石与其他文物一并葬生火海,万幸当时“她”并未在陈列厅里展出,而是被储存在一个金属盒子中,得以逃过一切,碎片将通过技术手段进行修复。而巴西境内发现的最大陨石“本德戈”则凭借自身耐高温的属性安然无恙,重达5.6吨的“本德戈”1784年在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州出土,成为彼时全世界范围内发现的第二大陨石。

依托虹桥枢纽更广泛地辐射亚洲各国

上海艺术博览会首次实现双馆展出